

難忘萬師母

郁文

又是春節的來臨，讓我想起了她；我的摯友萬師母黃蓮珠，筆名曉慧，那詩一般的氣質，那天使似的笑容，。她在我的生命裡是一道彩虹，出現時是那麼多彩，令我欣喜，但是卻迅速地消失。我們從相識到她離開人世僅一年九個月，但她在我心中烙下了永恆的記憶。

記得那是二〇一六年聖路易僑界慶祝中國新年的聚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萬師母，立刻被她那天使般純樸、真誠的笑容吸引住。她像個天真無邪孩子，令人一見就喜愛，那第一眼的印象後，我們的友情就此開始。

由於萬師母和外子都在愛樂合唱團，團員們每週輪流帶點心宵夜，練習歌唱之後搞賞他們練歌的辛苦。因為萬師母是烹飪高手，她的點心特別可口，受歡迎，她時常會留一份由我先先生帶給我，吃在口中，感激在心，投桃報李，我也以禮相贈，漸漸地師母開始與我通信，更令我震撼的是生長在印尼的師母文筆精湛。她會寫道「借助春天，品味春色、沐浴春風；借助春天，感悟人性、感謝生命。讓我們情切切，意殷殷地擁抱又一個春天的來臨吧！」她永遠以樂觀和熱情的態度對待人生。

彼此熟悉後，師母有時在萬師母練唱的週五晚，也來和我促膝而談，她總是帶樣樣手菜給我，我倆泡上一壺熱茶，吃著點心，可以愉快地交心談上一宿，她永遠是那麼地細心體貼人意。從此我逐漸瞭解師母的成長背景，她生長在一個有愛心的家庭。她是九個兄弟姐妹中的老么，備

受父母兄弟疼愛。父親早年開餐館，後改行經營裁縫店，一生樂善好施。不幸蓮珠九歲時喪父，由長兄照顧全家，當時家境困難。

她不辜負母親和兄長的辛苦栽培，在校努力向學，成績優秀。然而在1965年印尼共黨支持政變，右派開始剷滅共黨和殺害華僑時，許多華人無辜受害，家屬四處逃避，生活困苦，所有中文學校關閉。年僅十三歲的蓮珠因此失學，當時她由母親帶領，每天騎自行車去為受害者家屬送飯，直到風波平定。從此蓮珠自學中文，天賦極高的她，不但寫得一手好字，又因她酷愛文學，時常寫作，佳作篇篇刊登報上。她後來考進神學院，畢業後，到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唸神學碩士，在那裡認識了萬師母，締結良緣。來美後和萬師母在中華恩光堂教會。她是教友們心中所敬仰愛戴的師母，為他們的教會無條件的付出。週日主日崇拜時，師母除了為教友們準備豐盛的午餐，還要接送年老的教友，帶他們去採辦日常用品和食物。她對所有的人都充滿了愛心和熱忱。

萬師母多才多藝，除了文學造詣深，會做各式各樣的美食之外，還能縫製衣服，又是編織高手，她的毛衣織得非常精緻美麗，還曾獲得聖路易編織協會比賽第一名。榮幸得她相贈親手織的漂亮毛衣一件，在此冬日穿上毛衣，溫暖在身，思念師母之情更為深切。



和萬師母最後的午餐

當我正慶幸有此誠懇、真摯的朋友相伴之時，然而好景不常，去年2月萬師母發現有腦癌，動手術切除後，卻又發現了肺癌，雖然歷經許多的痛苦的治療過程，樂觀的她一直抱有信心，即使在最痛苦無助的時候，依然感謝主。

當醫生放棄治療後，我們幾位朋友特別帶了菜去和她共進午餐，她笑容滿面，穿上漂亮的衣服，精神奕奕地與我們談天說笑，一點也沒有憂傷的表現，但我可看出她消瘦的面容和身軀，以及水腫的雙腳，心中不免絞痛，但是我們都強顏歡笑和師母吃了最後的午餐。

在十一月十日晚，我們與幾位朋友在教堂聽聖歌的時候，65歲的萬師母歸天的消息傳來，大



本期主編：謝惠生

園地公開。任何來稿、建議、批評，請寄 CWANA, c/o Huey-Sheng Shieh P. O. Box 4264, Chesterfield, MO 63006-4264 E-mail: shiehouse@msn.com, Phone: (314)-434-2892

家在教堂裡為她禱告，我含淚默默祝福她一路好走，65歲的師母將永遠安息在天國不再受到病痛的折磨。

追夢記

謝惠生

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人越來越老，筋骨越衰，顏體越殘，那漢子的心也越來越鬱鬱。六十歲時，母親去世，那漢子從此不知如何發出內心的笑容，六十五歲被迫退休，那漢子每天守在無邊黑暗的地下室呼吸著氣喘慢慢等死。但他妻子不允許，一個小時一定要他上樓走一千步，走路的好處：走上一百步一千步甚至一萬步，會忘了食慾，忘了煩惱，降低血糖，減少血脂，到後來忘了步數忘了左右腳的單雙。他妻子每天下午還要他去YMCA做一個半小時的運動，而且有機會便陪著他往廣闊的外面世界跑，去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幾年下來，那漢子的頭腦活動起來，眼睛明亮起來，開始愛做夢了。天地靜安，原是等死，五彩明媚虛實交容，則是別一番追夢人生。那漢子以夢追夢，那漢子以現實的生命追夢，在無限的可能中，在無限空間和時間的延展裏，重享生命的悲劇。

那漢子從來就有自戀癖，只是自戀的對象不是現時的自己，而是十年前的自己，中學時愛上童年的自己，大學時愛上小學的自己，出國後愛上在台灣的自己，人近老，愛戀中年的自己，他永不喜歡當前的自己的面容，而要去追求永追求不到的東西，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悲劇。可是夢境竟他達成了目的，他要多年年輕就可多年輕，年歲的面龐他一經經過，夢裏只要隨意摘下一付，便是真實的自我。他樂此不疲，一夜之間，年歲的翻轉，隨意而為。他是少年，他是中年，他是老年，少年有情，中年有愛，老年有夢。

那漢子不曉得自己會飛，只是有一次在夢裏竟然飛了起來，過程是這樣的：在長長高高的石階上，他往下縱身一躍，發現自己身體一虛，並不落回石階上，而是整個身軀離石階幾吋緩緩下滑，而他心裏狂喜，很確定自己是有這異稟的。第一次，臉幾乎是貼著地面飛著，因為鼻子碰到石階而驚醒，他強迫自己再睡去，集中心神在一個夢繼續做下去。他一次飛得比一次高，身軀的運轉，手腳的擺放，呼吸的吞吐，一次比一次好，連續了五次以後，他已覺得自己身輕如燕，縱橫上下無阻礙。連著幾個星期，他都在夢中飛來飛去，他不能飛得特別高，也就是二、三層樓，也不能飛得太遠，會累。夢裏累，醒來也累，那一陣子，他妻子很奇怪他夜間睡得多，白天還是很疲勞。

迷路是少年的遊戲，四十年前那漢子剛學會開車，每天晚上都出外去故意迷路，再找路回來，那時心裏有磁場，方向感特強，再怎樣走，東南西北不會錯，認定對的方向，再遠也可開回家。可是，迷路卻是老年的夢魘，在夢中會迷途，在現實中也會迷。車一開一小時兩小時多轉幾個彎便完全失了方向感，不知往那是回頭路，還是往後是回頭路，很多次都是離開家的路越走越遠，在夢中，車開著開著就變成走路了，走過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走過一個個似曾相識的城鎮，那是幾年前或幾十年前經歷過似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人影浮現又消失，看看像鄉親又像陌生人，走，走，走了整夜也走不回家，這時早上醒來，特別失落。現實的世界，在陌生的城市若沒帶地圖，一定迷失，高速公路指標明顯還好，在小街道小路，不認識的街名和路名，一定亂了。即使在住了近四十年的聖路易，前不久那漢子沿著一條不大的路向北行，一路小橋流水草原牧場，天上

的雲特別地高特別自由飛舞，他忘了轉頭，在車子的油還餘小半缸時，竟然已到了馬克吐溫的家鄉漢尼堡。

那漢子前半生的夢境，都是搭救落難的戲子，自己是俠義心腸，而那戲子有古中國山水的影子；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那漢子最是常問：在那半山的茅檐下，有誰會為我留下一盞燈？可是年長之後，這種少年情懷逐漸遠去。退休後，夢見的全是公司的影子，只是公司巨大的建築已不再是鋼筋水泥，變成了巨大無比的城堡，那漢子一次又一次在城堡裏迷迭，等到了城堡，又發現門禁森嚴無門可入。有一天，大概是看了張系國的『傾城之戀』，一對戀人相會在安留紀的索倫古城，『在浩瀚宇宙無數星球之中，在億萬光年無邊的歲月裡，他們偏偏選擇了這一刻活著，沒有過去，也不再未來，僅只有這一刻。』那晚，他夢見了那公司巨大無比的城堡起火了，大火熊熊，烈焰沖天，無數的人們呼叫著，忙亂地奔馳。他在遠遠山坡上，還能聽到人垂死的呼喊，但他只瞥了一下遠處的火光，便定睛看著坐在對面的她，是張系國『傾城之戀』來自未來的梅心嗎？是他前半生的戲子？是在半山茅屋等他一生的人？他心裏暖暖地，不覺笑了，退休以來第一次從深心裏發出的笑，這算不算是傾城之戀呢？在山丘上的他只是中年，儒雅清麗，氣度雅然沈靜，而她笑靨如花，清麗絕世，是他一生的憧憬。在那夢裏，他眼睛沒有離開她眼睛，就只在這一刻這一處，把刹那變成永恒。突然，城堡轟然傾倒屋樑建築成灰燼，夢斷了，那漢子竟無法像往日般再入夢，而且從此再也見不到，不管是在現實中或是夢境裏，他曾把張系國『傾城之戀』讀了無數次，也無法把那夜的夢境再延續下去。這是在他追夢人生唯一也是最大失敗的一次。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只是對一個虛幻的人，他能做什麼？

那漢子自小愛吹笛弄簫，只是天資不足，再練也不能入門，家裏收藏簫笛不下三十支，他總認為沒一支合用，一直還沒找到合他的一支，他不認為他的天份有問題。在夢裏是完全不同的情景，他還年少，一身白衣勝雪，一人，一笛，一曲，高逸迥迥，任世事煙塵，山高水遠，歲月悠長，也就是一人一笛一曲。笛聲低迴，笛穿過林間，樹葉飄零，就那一片，從千紅萬黃裏徐徐飄落；笛聲清越，如鷹展翅直上雲霄，蔚藍的天空，寬廣雄偉；曲調一轉，感恩聖潔，在可安歌的水邊，青草地上緩緩躺下，閉上眼睛，安詳得把一切放開交託。在漁舟唱晚中，沈沈落日，在海平面留下最後的一抹殘紅；江干夜笛，千江月，夜晚清亮的長空，還有遲歸的宿鳥一聲聲哀鳴，找不到歸家的路？春江花月夜裏，錦繡戲波魚出水，弄破一湖的月光，在波光粼粼裏，遠處還有嘹亮的歌聲。那漢子從不知自己的笛聲還有如此神入化的境界，響徹千門萬戶，他陶醉了，從夢境到清醒。這天開始，他妻子很歡喜地看見他在三十年後又重新拿起笛子吹出了曲調。

很奇怪，在那漢子眾多的夢境裏，沒有一個老去的他。

有人說夢不能做得太深，太深就清醒不過來了。那漢子自以為懂得其中的分界線，夢境再真再歡再苦也不能取代生活裏真實的存在。他以為他已駕馭了夢，可以自由出入夢境之中，而且夢了拂衣去，不留痕與跡。孰不知是夢已駕馭了他，日常生活的軌道已不知不覺循著夢境而行。追夢是製造回憶，只是世事如夢，似夢似真，如何能分得出夢和真實？又如何記得了多少回憶多少夢？在那漢子逐漸模糊的記憶力中，他，管不了這許多，所以追夢，會一直持續。

《雅歌》部分章節試譯

袁小龍

這裡是《雅歌》開始的部分，大約占全詩三分之一的篇幅。翻譯過程中參看了各個版本，現代國際版標明了段落說話者的身份，譯文也作同樣處理，但其它方面都是比較、綜合、參考了各個不同版本，盡可能不偏不倚地譯成現代白話中文。

他 讓他親吻我吧，一次次吻——我的愛比美酒更讓人沉醉。你香膏的芬芳多叩動心弦，你名字就像香膏傾瀉而出，難怪年輕女子都這樣愛你！你把我帶走——讓我們趕快！讓國王把我帶進他房間。

友人 我們因你鼓舞，為你歡欣，我們頌揚美酒，更頌揚你的愛情。

她 她們愛慕你，理所當然！哦耶路撒冷的女兒們，我膚色黝黑，但秀美動人，我黑得像基達的帳篷，像所羅門的帳篷簾子。別因我膚色黝黑瞪我，

只因我讓太陽曬黑了。我兄弟們對我心懷怨恨，要我照看一處處葡萄園，我自己的園子，只能忽略。告訴我，你這個我愛的人，你在哪裡放牧你的羊群？中午又在哪裡讓羊歇息？在你那一群群朋友旁邊，我為何要像披面紗的女人？

友人 最美的女人，要是你不知道，就巡著羊群的足跡前行，在牧羊人居住的帳篷旁，去放牧你年輕的公山羊。

他 我的愛人，我把你比喻成那法老馬車前的一匹母馬，你佩戴耳環，臉蛋兒動人，脖子上還懸掛一串串珠寶。我們要為你打造黃金耳環，上面有星星般點綴的白銀。

她 國王端坐在他桌子旁，我的香膏散發著芬芳，我的愛人像一袋沒藥，靜靜臥在我的雙乳間。我的愛人像簇海浪花，

來自隱匿底底的葡萄園。

他 你多麼美麗，我親愛的人！哦，多麼多麼美麗！你的眼睛仿佛是一對鴿子。

她 你多麼俊秀，我的愛人！哦，多麼多麼迷人！我們的床充滿春的氣息。

他 我們房子有雪松房梁；我們房子有樅木椽子。

她 我是薩倫的一朵玫瑰，幽谷中的一支百合。

他 仿佛荆棘中的一支百合，我愛人站在年輕姑娘們中。

她 仿佛樹林中的一顆蘋果樹，我的愛人站在年輕男子們中。坐在他樹蔭下，我滿腔歡欣，他的果實我嘗起來多甜蜜，讓他領著我去赴宴會大廳，讓他在我頭上的旗幟是愛情。

用葡萄乾來讓我充滿力量，

用蘋果來使我精神煥發，因為我深深愛，愛得發暈。他的左臂枕在我的頭下，他的右臂緊緊擁抱我。耶路撒冷的女兒們呵，我要用田野中羚羊和雌鹿的名義命令，不要激起或喚醒愛情，除非這一切發自內心。

聽！我衷心愛的人！看！這裡他正走來，正翻過一個個山巒，正穿越一片片丘陵。我的愛像羚羊、像年輕的雄鹿。看！他佇立在我們的牆後，透過窗戶長長地凝視，透過窗柵悄悄地窺視。

我的愛人這樣對我說，「起來吧，我親愛的人，我最美麗的人，跟我來。看！冬天已經過去；雨也停了，再無蹤影。大地上，花朵一片怒放，縱情歌唱的季節已來臨，我們土地上到處能聽到這許多鴿子的咕咕叫聲。無花果樹正結果的碩果；

開花的葡萄藤上芳香四溢。起來，來吧，我親愛的人，跟我來。我最美麗的人。」

他 在岩石的一條條縫隙裡，在山坡的一處處藏身處，我的鴿子，向我露出你的臉，讓我聽到你的聲音；因為你的聲音多麼甜，你的臉蛋多麼動人。為了我們，要逮住狐狸，那些在毀壞葡萄園的小狐狸，這一刻我們的葡萄園花朵盛開。

她 我愛人屬於我，我屬於他，他在百合叢中慢慢地流覽，一直到天色破曉，一直到陰影遠遁；轉過身，我親愛的，就像敏捷的羚羊，就像年輕的雄鹿，在崎嶇的山坡上。

整整一夜，我在床上尋找我心中所愛的人，尋尋覓覓，不見蹤影。我要起身，到城裡去，走遍街道和廣場找尋；找尋我心中所愛的人。尋尋覓覓，仍不見蹤影。那些在城裡來來回回

巡邏的更夫看見了我。你們可見到我的愛人？”

剛經過那些更夫身邊，我就發現了心中所愛的人。我緊攥住他，不讓他走，把他帶到我母親的房子，帶到她懷上我的那房間。耶路撒冷的女兒們呵，我要用田野中羚羊和雌鹿的名義命令，不要激起或喚醒愛情，除非這一切發自內心。

誰正在從荒野中走來，仿佛像一根煙柱，瀰滿用商人所有香料製成的沒藥與熏香。

瞧！這是所羅門的馬車，前後由六十個戰士護送，以色列最出色的戰士們，他們一個個攜帶利劍，久經戰場，身手非凡，身子一側始終佩著劍，時刻防備黑夜的恐怖。所羅門王定制了這馬車，用來自黎巴嫩的木材，用黃金打造成車柱子，用白銀打造成車底座，車座上鋪上紫色的墊子，車身裡鑲嵌滿了愛情。耶路撒冷的女兒們，出來吧，看看吧，你們錫安山的女兒。

捐腎的人~卡馬的義行

吳淑梅

親朋好友逢年過節互餽贈金錢禮物，禮尚往來這是人之常情。歲末年底常有人慷慨地給出支票，或到醫院去當義工。平時我們也會給慈善機構送出些穿不下的舊衣服，起了毛球的毯子或是過時的皮包。心中除了增加些助人最樂的愉悅感外，也期望能獲得減稅的好處或是贏來好名聲。但是他—卡馬，卻都不屬於以上任何一種人。

這位青年人捐出去的居然是自己的腎臟。他一無所求毫不遲疑地，主動把自己的一顆腎臟送給一位非親非故，正在洗腎的患者。約翰福音十五：13，耶穌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其實這位病人算不上是他的朋友，只是位剛剛認識的陌生人。

他叫卡馬巴成漢 Khama Bawi Hum 是位31歲的緬甸人。他長相端正英氣，談吐斯文有禮，笑起来微露潔白的虎牙，颯爽但親切。皮膚有些泛黃微黑，不知是天生，或是動過手術後還沒復原的跡象。

他在一個屬於天主教的翻譯機構擔任口譯員，專門服務難民和不會講英文的新移民。口譯員幫助病人向醫生護士說明病情不適，也轉達醫護人員的指示診斷，讓病人理解。

以前他在緬甸是位中學化學老師，也是位虔誠基督徒，因為在課後向學生傳教而受到緬甸警察以反政府名義逮捕

迫害。他先逃到馬來西亞，在難民營四年間他持續為營裡的小孩教授英文。後來以難民身分來到美國，一邊打工一邊在社區大學讀書。因為無親無故也無積蓄，所以沒有能力買車。每次出去辦事或幫人翻譯都必須搭乘公車，幾經轉車才能到達目的地。

兩年前卡馬為一名正在洗腎的緬甸人擔任翻譯，他非常同情這位已洗腎多年，30出頭的同胞。因為在洗腎期間這位病人無法工作並失去味覺，每天只能喝少量的水且毫無尿意。可怕的是在遙遙無期的等待捐腎過程中，隨時可能喪失生命。卡馬得知病人如果接受一顆由死人移植的腎臟，最長只能再存活十年或更短。但是如果能夠得到一顆活人捐贈的腎臟，那就可以再活十年以上。

卡馬詢問病人血型，發現跟自己人是相同血型後。他很認真慎重的告訴病人說如果一切條件合適，他願意把自己一顆腎臟移植給他。病人喜極而泣，但並不相信這會是真的。

卡馬很快找來了護士和社工，表達他願意將自己的腎臟贈送給這位病人。幸運的是不但血型相同，而且卡馬其他健康生理狀況都符合捐腎的條件。醫生、護士、社工和院牧，起先都不相信他會慷慨捐腎，甚至還懷疑他捐腎的動機。他們要卡馬寫下一份切結書，保證他是毫無條件免費捐腎；因為在美國是不

准買賣器官的，如果牽涉金錢交易，卡馬必須遭受法律制裁。

醫生同時也警告卡馬手術過程中可能有死亡的危險性，捐腎以後也可能罹患高血壓，糖尿病，而且終身都不能夠服用某些止痛藥等限制。手術後兩年內還必須持續不斷服用特定的營養補充品。卡馬義無反顧，決心要幫助這位需要腎臟的病者。因為他覺得用語言幫助別人翻譯、溝通訊息，那是不夠的。必要的時候應該用自己的身體去救助別人，就像聖經上說，「要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羅馬書十二：1）

接下來三個月是一連串繁複的過程，卡馬不怨其煩每回都要辛苦地轉好幾趟車，到醫院來做一系列的檢查測試和作捐腎前的預備工作。

終於等到手術的前一夜，卡馬回憶說，那天晚上他久久不能入睡，也許是有些恐慌和緊張。但當他想起耶穌在受難的前一天，在客西馬尼迫切禱告，汗流如血灑落滿地。父親為他取名卡馬 Khama，代表的是「受上帝保護的人」。如今他不但只是受上帝保護，更要傳揚上帝的愛變成一位保護別人的。經過一番禱告後，他居然就安然入睡，一覺到天亮。手術經過了七個多小時，那位病人

在四天後就順利出院。反倒卡馬因為其他併發症，而住院七天。後來他有整整一個月必須帶著尿袋到學校上課。

但是讓卡馬感到欣慰高興的是，這位病人在換腎兩週後出奇平穩健康。不但從此恢復味覺，能正常排尿，可以隨意喝大量的水，甚至還能回去正常工作，開始償還以前借貸的債務。卡馬說，耶穌教我們要愛人如己。自己設身處地、將心比心，他希望這位年輕的病人將來能夠像自己一樣健康長壽，而且能過著正常人的生活。

他為自己的決定和勇氣感到自豪，唯一遺憾是他在事先並沒有告訴遠在緬甸的父母，因為卡馬擔心家人會阻止他捐腎的舉動。事後認識他的長輩責罵卡馬，平白無故捐腎給陌生人，大概是發瘋了。卡馬以為耶穌為我我的罪，而自願走上了十字架。不信的人看耶穌的受苦也是大惑不解。卡馬的義行卻同時也感動到一位教會的長老，這位長老感慨的說，「耶穌為愛世人而犧牲流血，Khama 你為愛他人而捐出腎臟，你真是耶穌最好的門徒！」

卡馬從小體弱多病，他衷心感謝上帝的憐憫愛護，保守他在緬甸的成長和逃亡期間的安全，甚至賜給他來到美國的機會。在他居住的密蘇里聖路易地區，緬

甸移民只有四、五百人，大半從事勞力工作。卡馬平日義務幫忙大家打電尊，讀英文信，教主日學，可稱是受社區尊敬的年輕榜樣。

目前他在經濟、學業和生活上一切還面臨掙扎挑戰，因為沒車所以也無法到較遠的地方兼差或作翻譯。但他滿懷理想和信心，希望將來能完成學業到大學教書。卡馬更呼籲所有的人都能加入死後捐贈器官的行列，因而能愛更多人並造福更多的人。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卡馬捐腎的義行，既救助了人，更榮耀了上帝！

後記：去年卡馬得到聖路易台灣長老教會一位姊妹贈送他一部很好的二手車，供他上學工作。另外一位弟兄也送了他一部卡車，讓他能載送他的緬甸同胞工作就醫。很高興大家能跨越不同的族裔而相互幫助支持。

卡馬因捐腎的義行而感動許多人，並意外獲贈二手車。

